

对于以信仰支撑生命的民族来说,寺庙是他们不可抗拒的归宿,他们用身体丈量与神灵之间的距离,每向寺庙跪拜一步,就离归宿愈近。

神灵栖息的地方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三十六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前几天,它还叫中甸,现在,却叫香格里拉。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,独克宗古城仍沉浸在如愿以偿的喜悦里。

中甸的藏语叫建塘,是藏王三个儿子封地之一,与巴塘、理塘齐名,独克宗城也称“月光城”,享有如此尊称得的,只有“日光城”拉萨可与之比肩。自打英国人詹姆斯·希尔顿1933年出版小说《失去的地平线》后,书中描绘的世外桃源、人间天堂“香格里拉”就成人们争相寻找的地方。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不丹,均声称发现了香格里拉,而我国云南迪庆、四川稻城亚丁、西藏林芝、波密、察隅,也宣称是香格里拉的真正所在。最终,迪庆州首府中甸县被批准更名为香格里拉县,成为藏地“香巴拉”圣地的中心,也成澜沧江、金沙江、怒江“三江并流”的中心景区。

所有到过香格里拉的人,都会记住青稞架、木瓦房、牦牛、藏獒、牧场、月光城,以及纳帕海、普达措、梅里雪山、哈巴雪山、虎跳峡、属都湖,而我,却在松赞林寺盘桓很久。在松赞林寺,我知道了什么是藏传佛教,知道了黄教、红教,知道了唐卡壁画,那众星捧月般的恢宏气势堪比布达拉宫。于是,我记住了,云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、藏区第十三大丛林叫噶丹·松赞林寺。

松赞林寺是滇藏茶马古道上象雄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。从云南昆明出发,经过大理、丽江,沿214国道,到达迪庆州府所在地香格里拉,就能看到一群金碧辉煌的建筑,那就是松赞林寺。三百多年来,松赞林寺一直是藏人心中神灵栖息的地方。

我家的左右邻居虽然都是启海人,但只要见到我姥姥,都会叫一声“姥姥”。这既是对一位年长者的尊敬,也是对岁月的致敬。我很感激他们。

串门

□刘剑波

小镇忆旧

我姥姥喜欢串门。我想,对我姥姥来说,除了串门,再也没有更好的用以打发午后漫长时光的方式了。那段时光慵懒寂寥,大人小孩都出去了,家里是空的,洒在院子里的阳光也是空旷的。我姥姥封了炭炉子,再在炉子上坐上一钢精锅水,就锁上院门出来了。院门锁的钥匙上系着用玻璃丝编的金鱼,那是我母亲的作品。我母亲手很巧,时常编些精美的小玩意儿,让人叹为观止。我姥姥将金鱼仔细地掖在裤里,然后迈动着她的粽子小脚往南走,午后散淡的阳光将她踽踽独行的身影映在马路上。

陆善堂家在我家斜对面,我姥姥称之为“朝东家”。此刻,陆善堂正在修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。自行车整个倒过来扣在地上,两只轮子朝天。随着陆善堂摇动脚踏,两只轮子转动起来。怎么看,陆善堂都像在放电影。我姥姥一出院门,陆善堂就看到了。陆善堂高声大嗓叫了声“姥姥”。我家的左右邻居虽然都是启海人,但只要见到我姥姥,都会叫一声“姥姥”。这既是对一位年长者的尊敬,也是对岁月的致敬。我很感激他们。

陆善堂知道,我姥姥是去王奶奶家串门的,那时我姥姥去得最多的,就是王奶奶家。

王奶奶不是启海人,现在回想她的口音,似乎是扬州一带的人。至于她是如何流落到小镇,一直是个谜。小镇上普遍流传着一个版本:王奶奶是弃娼从良的那种。王奶奶家在我家南面,陆炳龙家后头,与我家隔着弹棉花的宋家和曹木匠家,路西则隔着陆善堂家。王奶奶能听

徜徉松赞林寺,发现这座名刹与一个名字紧紧相连,走到哪,这名字就跟到哪,这名字就是松赞林寺的创始人达赖五世。达赖五世是个传奇人物,明末清初,他借助蒙古人的力量,平定宗教纷争,奠定格鲁派在藏地的宗主地位。西藏格鲁派一直以来与中央政府修好,这是达赖五世奠定的基础。松赞林寺是达赖五世喇嘛亲自选址并且经过中央政府批准兴建的。按理,修建一座寺庙,并不需要向中央政府打报告,达赖五世却特意向康熙帝请旨,既是表达臣服的姿态,也是向中央政府示好,还能得到上级的“财政拨款”,这就是达赖五世喇嘛政治上的聪明与精明之处。

穿过大门,拾级而上,看见虔诚地跪拜上山的藏民,感到我正在接近一个生命浸透着信仰的神秘民族。一阵阵风铃声传来,悠远而绵长,更显时空的神秘与遥远。对于以信仰支撑生命的民族来说,寺庙是他们不可抗拒的归宿,他们用身体丈量与神灵之间的距离,每向寺庙跪拜一步,就离归宿愈近。

松赞林寺最高端是建寺最早的扎仓和吉康两大主殿。两大殿金碧辉煌,气象庄严。扎仓殿是僧人学习和研修的地方,在扎仓殿金顶之下,小喇嘛“扎西德勒”正用僧袍衣袖遮挡灼热的阳光低头看微信。“扎西德勒”是他的微信名,我加他为微信好友时并没有询问他法号,我觉得,只需要知道他叫“扎西德勒”就够了,这名字挺吉祥,我喜欢。

扎西德勒用的是苹果手机,他说,几乎所有藏人都用“苹果”,见我不解,说明道,只有苹果手机软件有藏文。我听了一愣:通过一个小小设计,预设一种文字,就占领了整个藏区市场,不仅如此,还占据了传播思想文化的阵地,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预谋啊!

扎西德勒热情地邀请我做客扎仓殿静修室。静修室里正好有位女孩向一位活佛探询

“放下”这一佛理,听他们交谈,颇觉有趣。

女孩问:如何才能做到放下?

活佛答:唯有看破,才可放下。

问:怎样才是看破?

答:看破是种智慧和睿达。

问:我如何才能智慧睿达?

答:多多读书,增强学识,完善自我,修养内心。

一问一答,语含玄机。我想起一则佛理故事:小和尚慕名求法,老和尚往钵盂中倒水,水满则溢。小和尚道,师父,水已满,为何还倒?老和尚说,钵中有物,不能再容,所以水满而溢;不放下心中之物,如何学法?此刻,我忽然对老和尚的话有所体会:人生在世,会面临很多选择,很多人往往在选择面前这也不舍那也难割,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。其实,人,应该懂得放下,放下了,才会拥有。你看,雪飘雪落、雪消雪融,世间万物大都是从无到有,从有到无。俗如我者,常想忘记一些人与事,但忘记并不等于从未存在。一切自在,皆来源于选择,而不是刻意。放下的越多,拥有的就越多。

告别扎西德勒,离别扎仓殿,往佛屏山下走去。抬头望,远处的天葬台锁在正午的阳光下,景色有些迷茫。近处的奶子河像一面镜子,风一吹,镜面破裂了,泛起耀眼的光芒。起初,我怎么看也看不出奶子河像是奶子,后来碰到一位导游,才知道奶子河名称的后面还有段故事。说是达赖七世被求卜认定为转世灵童时遭藏王迫害,僧人们护送灵童避难于松赞林寺。灵童将牛奶倒在河里,祈祷河水成为乳汁,以养育众生,于是,这河就得名“奶子河”。达赖七世顺利登位后,把松赞林寺视作庇佑他的福地,在达赖七世喇嘛的支持下,松赞林寺规模不断扩大。

步出山门,回头望去,阳光下,大殿金顶耀

眼夺目,令人神醉心迷。蓝天就在头顶,只有一伸手的距离,一时间,感觉神灵离我很近。



它的每一次变迁,都承载了彼时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特征,与自然之力抗衡,也正是这些头盔背后的精神所在。

给我头盔

□强雯



博物奇妙

活动的舌帽和马鬃,显得较为灵活。根据场合变化来造型,并且方便清洗、保养。

革新几乎每一年都在发生。1822年,巴黎消防队的头盔有了历史性变化,作为消防队的专用,装上了可以活动的双重舌帽。人类一直在更好地利用火与防范火灾之间进行着努力。

早在周朝,中国就设置了“火政”官员,如宫正、司烜、司爟等,以官制的方式,对火灾进行防范提醒,并对纵火者进行法律处罚。到了汉朝,有了“都亭”这样的消防机构;唐朝时,称这样的消防机构为“武侯辅”,分布在各个城市,皮袋、溅筒等消防器具虽然出现了,但在今天看来,还是比较简单。

清代时,消防组织更加完善,达官贵人家中多设置有水缸,火患发生时,取之即用。至于消防头盔,有且有,不太牢固结实,竹编的居多,就像在影视剧里看见的那样,官兵们头顶斗笠状的竹官帽,拿着“水龙”,奋不顾身灭火。

殊不知,那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全面推广全铜或全钢制作的消防帽了,直到清朝末期,中国才开始引进、仿制西欧的消防头盔。

1840年制的一款全铜材质的法国消防头盔,让人眼前一亮。前部雕刻有一只引吭高歌的雄鸡,足踏象征地球的圆形球体上,雄鸡两侧是象征丰收的麦穗和葡萄及草叶。1850年,法国巴黎消防队员头戴的铜盔上有一个凸出的弯条形空室,对上面掉下来的物体,能起到减压的作用。

到了1855年,头盔又进行了一些改进,取消了可以活动的帽舌,以及装饰的翎毛。这一年,巴黎消防队正式使用后来称之为“1855式”消防头盔。

纵观欧洲早期的消防帽,英气逼人,简直可作为艺术品来收藏。仔细观辨,可发现今日社会中广泛应用的消防头盔,其设计源于欧洲法国。现代的消防头盔,虽然盔壳、面罩、披肩、缓冲层等一应俱全,较之过去,更为灵活,防腐蚀、防热辐射等设计与构造,让消防员更具舒适感。但是那种极具皇家气派的庄严“面相”却在淡化。

2020年春天的山城巷光阴

斑驳,重庆仁爱堂教堂里,一场

西式的“百年消防头盔展”,揭开了消防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和革新之旅。

两三百年前的消防帽看上去

更漂亮,也更威武,谁戴上它都有

一种战无不胜的气质。

1880年的一款德国的皮制消防帽显得简约而庄重。牛皮制作的黑色圆形帽,没有宽大的帽沿,看去刚刚适合头部。顶部是十字形造型的螺栓装置,前部是两把斧头交叉,压在一束花环上,而两把斧头之间是一顶侧面消防帽的徽章像。

而同一年出炉的全铜制的英国消防帽,显得刚硬、冰冷。消防帽的前端雕刻着一个硕大的星状徽章。顶部也是铜制的,呈星冠状。

那时正值中国清朝末年,西学东渐之风正在燎原,西方先进的消防头盔自然得到了引进。清政府的一款在法国定制的头盔也在展览中亮相,全铜制作,不过在前端的图片上是一个盾形标志,上有“救火会”三字,呈等边三角形排列。“上行下效”矣,19世纪末,中国上海消防队也开始在法国定制头盔。全铜制的头盔替代了竹编,在耐用性上着实增强了。

这种流行了欧洲几百年的消防头盔,其实戴上去并不舒服,首先是负重感,其次在隔热效果上并不佳,远远不如今天看上去普通至极的红色或黄色塑料消防帽。

不过历史还可以再向前追溯一些。火灾年年有,事故处处防。欧洲消防队员作为组织出现,最早是在1518年。不过直到1720年,一个名叫罗莱的人,用皮毡材料,手工缝制了第一个消防员用的帽子,除去保护用途,其更多是作为一种标志与象征。这正式开启了西方消防帽的历史。

过了一段时间,在这种帽子的基础上,又加固了一个金属的网格,随后渐渐地演变成一个铁制的外壳,帽子前沿还附有一个同样是铁制的铭牌。

1765年,巴黎消防队正式使用铜制的骑兵头盔,这时期的头盔已经带有鸡冠和三朵百合花纹装饰的帽徽,但是没有帽舌。

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后,刀光剑影在城市里闪现,让人猝不及防,新生政权得势后,消防头盔的外形也随之进行了改革,即加入了舌帽。舌帽的存在,可以很好地遮挡面部以免受伤,不过,这样阻碍了人在运动中的灵活性,特别是眼睛和头。

就像真正的士兵和仪仗军队的区别一样,一种是用于防火防灾实践,一种是用来“扬我威仪”的。

在德国、法国等欧洲国家,消防部队平日里也兼顾仪仗队职责,所以头盔上装饰用的马鬃就显得非常必要。

1811年,拿破仑创建了第一支军事编制的消防部队,隶属陆军编制,不过第二年,消防头盔的外形有了明显变化,装载了可以

回望这些漂亮的、威风凛凛的消防头盔,其承载的辉煌的、跌宕的过往会扑面而来。它的每一次

变化,都承载了彼时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特征,与自然之力抗衡,也正是这些头盔背后的精神所在,亦是科技进化所在。